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賛三十首

壬午諸臣賛

故兵部尚書南陽鐵公鉉翰林院文學博士天台方公

孝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宣城陳公廸禮部侍郎貴池

黄公觀御史臺左副都御史新淦練公子寧戸部右侍郎瑞安卓公敬禮部左侍郎山陰陳公惟善御史臺右副都御史江都茅公大方刑部尚書南和侯公泰刑部右侍郎山西暴公昭叅大將軍事遼州髙公巍監察御史廬陵曾公鳳韶翰林院脩撰黄巖王公叔英衡府紀善脩國史泰和周公是脩浙江提刑按察使前刑部左侍郎開封王公良江西提刑按察副使前右僉都御史崇德程公本立蘇州府知府姚公善禮科左給事中常

熟黃公鉞徽州府知府莆田陳公彦回遼府左長史績溪程公通太子太傅魏國徐公輝祖谷府左長史劉公璟御史臺左都御史真定景公清兵部尚書溧水齊公泰太常寺卿分宜黄公子澄吏部尚書富平張公紞皆殉命壬午炳烺著聲者也其他侍從臺諫郎署守令倍之夫鐵公馮未堅之版築鼓不振之兵氣轉弱為強幾就而挫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支有靡碎勝無小屈斯為最矣希直以天挺之才當人文之寄雖經緯未究而黼

粉已彰至於勁氣峻詞昭揭千古金石無泐日月長新於乎烈哉姚安陸之妝三吳毋讓文翁高遼州之策諸王奚減賈傅其他從容慷慨歸盡不同要以讐志完節舍生成仁無可譏者魏公紬彼肺腑堅此股肱非武寧開天之勳仁孝厚坤之懿豈直盌瘐狴犴亦將叅夷五宗矣景公懷豫讓之誠而不獲逞齊黄秉鼂錯之忠而鮮所成心無餘施國有遺恨若張太宰小攝於霆擊而終安於雉經可謂不遠之復未盡處死之道乃其敷績

滇荒飭躬銓部與迪肩衡視璫胄臭亦洪建之良臣也因附而賛之或謂不依既叙靖難之勛復表壬午之義達變者為優則守死者為劣矣夫湯不以放桀而奪沈淵之務光武不以剪商而絀首陽之墨允况今天子鼎命伊始襃辭煌煌舍後夫之不寧識忠臣於板蕩哉是宜賛其辭曰

寶鼎告成珠繻就絡飛龍利見神虬已躍波沸九海擠傾十嶽帝坐雖新廟貌猶昨子燕孫貽天無適莫神惟

常享人乃歸仁壺簞在野玄黃亦遵匪惟後夫亦有頑
民莫輕匪毳以等厥身寸心不迴五宗儵塵桓桓冉石
高皇所器完瑕立堅鼓敗為鋭大夏拉邏一木馬制抗
節內廷捐軀東市辟彼隕壁光完魄碎希直儒雄先民
是程剪遏戎機鋪張治平絶命長哦麗日經星流誼滄
海建標赤城景道矯矯宣威滇池進秩春宫寅清帝儀
礎鏤鑊烹骨芬肉飴子孝父忠表卞同辭有斐瀾伯公
車駿發衛新蟬冕職邇璽節飛檄逾琳投湘擬屈臣操

松筠閶儀霜月蹇蹇子寧著聲中外帥臣失律以寵自
解抗辭請執不愧司敗王肩遺芬金川表泒英英卓公
徵奇履虎曲突能謀逆鱗匪忤歸誠故天流惜新主疇
云孔壬乃寔愛汝復初長者獻替是勞御李輿尸馮
河殉要大方佐秦毋忝祖焦入臺而殞卒以節昭於赫
秋官有俟有暴暴司采訪以燕事告侯漕六師無絶甬
道斷舌餘聲扶心猶跳髙既宏識曽亦強辨賈傅請纓
魯生飛箭妖鵩垂凶蹈海終踐訪魏雖屢狗隱曷變叔

英讚夷乃甘食薇殷德為是周粟為非是脩申雄在閣
尊經前峙孔廟後瞰鍾陵良焚錢唐程到豫章心無變
謫道不移亡毋如元一宣猷股肱化美文翁封同杲卿
鉞也苦土自沈于瀚外無負友內不辱親士淵循吏狥
知酬宥彥亨純孝感親捐脰嗟此貞臣以及吉士封疆
能死社稷是衛精白既同休采曷異竄迹文身不可遄
計皇皇魏公氣如長虹委心王室削欵椒風璟亦負奇
出控藩封從理入口皆以餓死武寧不沒文成有子終

有後先節無彼此烈烈景君詭跡專嚮山隨避名文曲
徵象憤擬伍員俠肩豫讓事違志畢形泯神王泰既受
遺澄故家令削漳鼉生除旦子孟竄遠心邇瀦宮移姓
謀之不終得死而正張公為滇樂不可支銘績鷄峰衡
樞鳳池曾是浮沈大僇不施拊心内謀竟以完歸在昔
梁元業所由圯謟於武夫優於文士堅甲百萬角崩首
稽曾是衿紳而弗茅靡三靈效順九軌仝趨志士飲泣
哲人如愚昭昭就湮冥冥可誣耳有口碑壁有藏書聖

皇開天爰立臣則錫胙旌祠以垂無極汩江揚波首陽

獻色我作頌詩有光明德

浙三大功臣賛

當高皇帝之甫下金陵也西則彊漢耀兵於上游南則狡周蓄謀於肘腋披輿圖而指皇業僅一彈丸登鍾陵而盼四垂皆吾敵國天眷有德俾丞相宣公信公輩諸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以為羽翰股肱然犇走寔繁而籌策猶窘時則有若資善大夫護軍御史中丞弘文館

學士太史令誠意伯贈太師栝蒼劉文成公基字伯温首膺辟書遂參大計天顔甫接黙徵慶雲之祥御座不拜遂輟龍鳳之號至於運籌奏筴授筭遣將推步則周天掌上指撝則千里目前語無不讐往觧空返子房之在三傑獨推天授曲逆之誇六出尚慚鬼謀垂拜相而力辭有餘讓矣甫歸田而論事有餘忠矣自公之殁且八十載而爲已巳治極而疵蘖牙其間强敵麇至獰盜蝟起當六飛北狩之初猖羣小南遷之議泥馬廹於汗

踵銅駝亦垂象棘物情競變大事欲非時則有若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錢塘于肅愍公謙字廷益入贊樞庭受知黼扆出片言而折利害捐百口以定安危九鼎屹乎如山萬姓因之奠枕乃若受脈節鉞擐甲郊畿温言拊循士如挾纊振臂一呼瘡痍盡起温禺日逐之羣既狶突而爭進忽狼戾而反奔然後勵精卧薪開誠推轂軍事旁午動中機宜尺書所臨咸驚廟算以敵羅施鬼方之域牂牁夜郎之黎雖叛者九起而蕩平相屬戰龍

甫戢玄黄之血未乾飛羽向寧赤白之囊自鮮身危震
立禍發殺機長謳告逝毋忝廣陵之殫恩綸繼褒獲返
闕西之葬所云功首豈亦有皐耶又七十載而為巳卯
宮車數出元良靡建田蚡内訌受淮王之金錢吴濞外
窺廳東南之反相屠僇大吏闌取連城輕兵豫章直指
建業挾中貴人為内應説大將軍如發蒙人憂土崩内
思外濟時則有若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贈侯餘姚王文成公守仁字伯安飛檄勤王建牙誓

衆組練千隊艨艟萬艘探虎穴而虎子成擒掃鯨波而鯨兒授首二陵絶烽烟之警六飛無銜檿之虞至若贛㳙肅清絶二百載之逋嘯田寧拊循寛十萬人之誅夷或窮擣如紀明或持重如充國文武爲憲動止有神夫誠意之運籌則留侯之智也太傅之靖難則汾陽之勛也新建之戡亂則條侯之武也然而皆浙以東西人也浙水秀薄山亦如之其人儒雅外飾趣利畏事蓋自古然矣三公駿發衿裾之末鵰摯文史之瑒吐風欲雲補

天刋地斿常日月帶礪河山不亦壯哉末習曾烏得而
圊之余小子叨列旬宣薄游吳會循覽往哲有槪於中
因爲之賛以昭其盛其辭曰
帝闢石門下爲青田藏㑅宛委産富胎仙天目之山岧
水出焉萃於臨安龍蟠鳳騫中爲禹穴萬靈攸旋深山
大澤是鍾三賢烈烈誠意沉幾卓識遁甲狐虚支離覆
逆神謀鬼謀超契絀跡鄮湖闘龍波立天圻公出其奇
以脫龍戹歙漢沼吳收都蕩磧濯沐三靈股掌八極孤

誠自信陰邪從匿蹇蹇肅愨盡瘁旬宣綏晉及周十有八年晚賛中樞力折羣奸屹如砥柱以奠播遷折箠匈奴飛檄黎蛋黃屋長尊紫蓋不愆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噂沓背憎匪降自天百身曷贖九有稱寃赫赫新建秉此懿德古訓是式式是百辟王命作牧爰靖南國潢池若洗崇山遥闢灊起豫章窺覦洛宅公興義師搗其肘腋日月簸蕩湖波腥赤獻俘廟社書勛冊帛凡我三賢起自書生師望鷹揚風后祖征疇謂尊俎乃有奇兵開

儀混元浴曜滄溟勝緜天定功以久明小子吏浙敬聆德聲詮管作頌敢告司盟

齊鮑叔牙賛

鮑叔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管仲之能伯公故晉公之讐而不疑知已之不如管仲故甘為之下而不辭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霸首也管仲之得稱霸者師也誰為之叔為之也天下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明

此而晏嬰明此而子西而為之君者亦庶幾

趙衰贊 有序

晉文公為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郤穀可悅禮樂而敦詩書於是使郤穀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厄昆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寔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其素疎後之郤穀偃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五泯于較勢專于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

幾祀矣其間厄于靈族于屠遺燼忽然迄至熖也衰實培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郤亡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亡追其終也又併晉而亡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郤縠毋論鮑管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既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追為賛曰

造父佐周俾熾厥後乃生子餘亡人是友既臣亡人以返晉轅日子餘勛大夫于原惟楚不共侯命擯之惟原

大夫佚詢任之曰有郤縠能寔勝予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乃衰苟利晉社遑恤其它彼趙與郤長為夾輔諸其敗者交軋以惡六卿為三三卿為國雖則有國覆茲先德赫赫成季休休有容敬賛淑節敢告丞公

任安賛 有序

漢史驃騎將軍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王子曰賢哉乎安也其猶有古

俠士馮讙虞卿之風馬當大將軍盛時士爭自潔飾求賅其趨之也若飄風之集羽其用之也若烈炎之炙手而安與田仁方以貧事家監得養惡齧馬非必有國士之遇也迨趙禹過擇郎將得安大將軍猶不肯此於安何德灰冷烏散而安如故大將軍始知有安晚矣語曰歲寒知松栢之後凋難能哉驃騎不以望過安驃騎亦難也雖然丈夫生世當委質事天子弗遇巳爾乃事太子左右為大將軍私人安豈亦習戰國游客之風不蚤

自樹耶夫使驃騎不得而來之孰若使大將軍不得而有之也吾既重安而又惜安為贊曰

蹻蹻任生彊有力氣所固者名不屈者勢大將軍時流馬腊車衆趨以前我怙自如腊車流馬轉之驃騎衆舍而趨我無易意灌好魏其武安蘖之驃騎賢哉澹若不知長霄廣漠鸞鳳容與既遠羅網孰鎩其羽嗟哉任生亦昧幾只受太子節卒以誅死

巴延子中贊

故元吏部侍郎事見傳中

贊曰元虐用民自絶上下天叚䖈虣汩此中土匪之酋帥擁强首鼠亦有貞士膏領齊斧矯矯巴延儒跡攸奮豈厭原祿而強頹運毁質自藏庶保厥蘊北跳龍沙王圖蹇邅南顧吴墟大明中天帝曰起之臣則死之苟靚今是焉恤故非彼元之躁淫乃有碩德胡弗庸蚤寔褫其醜

蔡子英贊

故元行省叅政事見傳中

贊曰王庭奄如帝宥弗剪彼其子心矢不可卷豈薄華風大𦵔是腆抗心長揖匿跡債舂恩割儷體目無皺瞢矯若秋霜熀如天虹覽書者何惟明皇帝仁不奪軀義不奪志舍是後夫風我来裔

前將軍漢壽亭關忠義侯贊

嗚呼故主之誼表於奔衣討賊之忠見於許田樊城一師炎燼幾然前無衡擽後有伏權天耶人耶公則奚慼

精誠所鬱金石失堅川停嶽摧風車電鞭君臣大綱如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公萬年

又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於掖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殘與歸命之壁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離亂而

貔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伍大夫像贊

唉哉平乎不父不君壯哉胥乎能子能臣孝憤俠烈宮郢乃伸明哲沈幾沼吴益神雖然忠之餘足以鼓江濤而不能迴其主智之先若質著龜而不能保其軀要其心蓋以吴報父以身報吴使歿者不愧存者不孤嗚呼丈夫

淮陰博陸二侯贊

漢有大功臣二曰楚王信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宣成侯光夫埽秦襲魏取趙定齊席捲天下之十九廢昏立明誅姦取畔袵安漢祚之四百項氏山摧之威非信莫遏武皇土崩之勢舍光曷奠然而猜起躡足禍萌驂乘韓既備五刑復夷三宗霍僅及身妻子不免徒使鍾室之草歷千古而長丹鳳車之轄飛南山而不返嗚呼惜哉余感其事而贊之且志戒云

九有躨跜三靈錯莫秦社雖墟楚氛甚惡褒斜中斷南鄭如螘淮陰神武恢我王略北埽三秦東挾五侯麕豹襲田捷若承蜩叶漸餘泜水溺且濰流蹋索中原項蹷一丘飲至未終兵符中失反接傳車離骸鍾室距涉辭通誠表天日百戰為虛單辭輒實走狗既烹牝鷄之凶

翁主出塞羌入回中群雕在天胡為藏弓惜哉匈奴與漢始終

於赫孝武光承炎漢皇輿四闢兆心中渙赤靈所綏天

啟輪臺顧復冲子靡慰予懐爰諏暬御爰及博陸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光拜稽首讓於日磾乃抱孺子乃撫烝黎民毋杌革以即袵席工商流通農蠶舉職褒節尚壘遏封外人孤誠上假立排三親再霈鴻慶再羅大喪九有晏然四垂不崩黜昏立明阿衡是法勲塞宇宙忠昭日月孼緜女作禍自勢萌黄腸未乾赤族已成乾戒亢龍坤稱牝馬無成有終臣訓千古

項王像贊

力拔山氣蓋世喑烏發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僇守通八千人飛度江蕪中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羣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軹道之誅未足酬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弑義帝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澨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憿羣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陳思王像贊

以為讓當塗者心耶危五官者跡耶則胡以上責躬而

不亮求自試而卒不獲攬繡虎之遺像撫銅駝而歎息彼其詩不朽之大業者孰與夫仲之所得也

劉太中公像贊有叙

劉太中公者諱昌字欽謨吴人也仕至廣東左叅政階太中大夫故稱太中云父公禮有隱德不仕太中少而穎敏嘗過酒家取進簿閱而戲焚之尋呼筆次第其數不爽為經生即有聲經生間二十一領應天解明年會試第二人蘇甲第授南京工部主事召入祕閣預脩一

統志太中蔚暢於文辭尤工五七言近體時夏寅正夫者爲同舍郎亦名能詩而獨推太中郎卷册有太中詩夏君爲竟日夜囁嚅弗出唇也語具李文正詩話中志成以久次遷河南按察副使督學政太中性嚴冷慎許可其督學近九載所培栽固富桃李而迷陽菉葹剪刈弗恤也暇輒考訪河南故實爲河南志已又鳩其人文章爲中州文表最後以叅政卒官年五十餘所著有五臺集懸笥瑣探行於世有子嘉緒工詩文蚤夭其曾孫

某貿廢著而餬其口於四方漲頗欲脩先人業奉太中像来請賛曰庶幾藉子以肉百歲之骨余憫之徵其葬時志狀則不能舉曰少孤失之矣余故粗悉太中因為之叙而後贊其像曰

英成之間豐芑所培垂一百年吴為首地其人磊砢而材賢徐吴韓龔政行文學最稱卓犖太中出焉咀英揚芬以與之角若黛翠遠山細壓睩波萬眉歛蛾入宫之妬庸恤其他弱而雄鳴冠衿譽髦標馳二京晚而滯留

婆娑一官蓋八九秋謂公窮而公則顯謂公達而公則蹇其澹然而若無營者公之深其毅然而不可狎者公之淺也耶

封都御史望菴趙翁像贊有序

故封荆州守趙翁卒之四載而以子御史中丞公貴贈如其官其明年不佞世貞起家楚臬受約束中丞公間出翁像俾為之贊唯是前行省叅議九一督學使者大春皆名質核良史所以稱翁隱德津津不容口至謂中

丞公之顯庸昌熾皆翁貽之公之為循良吏著聲嘉隆
間皆翁教之夫天子嘉褒人臣之績必推本其先而賜
之爵爵如其子凡以教天下厚也即後先制詞稱予趙
翁備至以為古隱君子流夫為之上者不愛如綸之訓
以為翁重而為之下者其可嘿嘿已於言哉乃敬賛曰
古有逸民猗惟趙翁善不近名隲無筭功恂恂君子若
毖其口盡削機事以與天偶田有栖林付之醲醇毋汩
其滈用葆吾真先民有言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

下叩翁之居恬若華胥入翁之里寂如畏壘不覩荆璞槎牙焦峣劖為連城其光燭霄沉淵之蚌混沌擁爐靈珠既剖波沸霞湧帶金紆朱雍容是都頎而飄鬚貴不易趍我瞻遺像惕焉心疚其德則新其人已舊勗哉中丞毋或改玉翁於九京庇爾戩穀

莫山人像贊有序

山人姓莫氏名叔明字公遠一名更生字延年吳之長洲人少孤貧初從師受章句不能其業而其於書亦涉

獵大義而已顧獨喜爲詩詩務清遠專譜其自許以叅
參常建之流長慶而後弗論也臺使者聞而致之學宫
郡大夫即其傍隙地以授山人俾芟蔄菜數椽棲焉而
久之有遠色於里中豪豪構郡謂山人侵學宫堧郡詰
山人左驗不能對即徙出會故通政錢唐周輿叔愛山
人詩山人遂從之錢唐數與其賢長者游尋渡江謁故
相吕公於紹興與相酬倡山人生數奇蔡司空莫寃副
閫以義故要山人許授室山人當行治裝而司空死寃

副坐劾罷去裴又為盜竊亡何興叔亦暴病死以故山人益大困而其自恚為詩益甚今年夏游燕中燕中稱詩俠藪而山人用齒長恒踞上坐而論詩又鮮所許可衆背誹山人至掊其累語行酒山人意殊不屑也予戲謂鄉有沙頭亭長人憎之或問亭長何渠能得一沙頭人憎曰不爾吾亦能憎一沙頭人山人笑不答太宰張故雅知山人問何自来亦有請耶復不答山人業以困桂王返而予有鄖楚命及於清源乃改附予副舟日一

脫粟而已顧日一再咏俄出其像示余曰世益左矣子念我幸為我不靳一言予謝不獲乃叙山人事而系以

贊曰

以子昌鼻雕顏蹙頞膝攣將剛成君類耶則彼一入咸陽揖相張君而踞其位令子一入燕相張君欲有屬而子不能對者胡詩也子之詩與像當後子耳更千百年以為孰非而孰是豈當生者不可必而未来者乃可恃耶吾不能不子迂而竊悲子之志

學士華公小像贊

譪乎貌之春陽也皭乎志之氷霜也其皓然者柱下史之髪與鬚乎而皜然者藐姑射之仙肌乎非簪筆宸扆衆競進而獨退者乎素封其槖衆競靡而居約者乎饒令男子衆籯金而遺仁禮者乎一丘一壑或朝或宁長康之所不能損益而圖者乎無漏所凝大丹已緒帝曰姑止弗召汝而留為世儀矩者乎指以為仙或香山洛下之佐而實非古者乎其申申自若者仰不愧俯不怍

所沾沾而色欣者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而不佞其人者乎是爲贊

陳小山像贊

有丹乎容而皓其鬚八十一年駛如隙駒誰受汝筆誰收汝骨朽者汝骨不朽者汝筆是唯汪君爲之藏而王先生爲之述也耶

約齋錢君像贊

儒其躬醫其先樸外而華顛再佐雄州而槖蕭然地雷

殷天百城無堅卒以家全晚不樂王官移疾自免飽泌休衡尚羊游衍里無撓言家靡浮羡噫以約失之者鮮矣

王舜華像贊

以為吾舜華耶宜寬褒而逶迤胡為乎挾玉笙氣若御冷風而飡紫霞以為古子晉其人耶其色赤僅十六而上賔胡為乎皙而頎繁髭而澤鬒豈合者仙才而不必盡合者其姿耶予以跡擬而吾亦以跡擬耶將乘鸞鶴

而從晉於緱山之嵐耶抑挾萬卷爲帝守廁如淮南耶吾聞之去憍與盈仙道乃成子毋自輕子骨始輕滓果澄而清後千百年吾將貌子於蓬瀛

題故雲槎張翁像贊

其佻若高陽者其飾耶其豪若濁張者其跡耶其超若柴桑者其臆耶其偶若英皇者其琴瑟耶其崢嶸翺翔者其三翼耶

李生像贊

若絇屨而垂裾左圖而右書便其腹豐其顱粹乎其容而戚乎若有隱虞彼皮相者謂為河北之畓拖聲交者謂為三吳之膏腴而識之深者謂其蹈素服初而能緣飾以儒者耶

太醫盲者邵君像贊

此故處士邵君之肖形也頹然其若傾退然其若不勝汝不能自行賴人以行衆生不能自生賴汝以生夫真宰者假汝明於心而奪汝明於目意使汝內專精其慮

而外絀其欲以寄其仁於有知之屬汝必盡取其所甚
絕者而力挽之汝不勝其仁而真宰𤄙威比佗鶡之所
見忌而弗克永綏汝壽宜止於斯嗚呼噫嘻

張道官像贊

是從赤松子游而遇黄石公穀城者耶爲壇陽都効百
神驗而上昇者耶立祭酒祛疾疢者耶稱句曲外史隱
詞翰者耶汝外跳玄而内爲名計以生有涯而名無際
乃求王子題曰玉局散吏四先生之裔

鍾太傅季直表賛

舞鶴飛鴻秋山寒澗礐冠時評跡無代見豐劍星寒泗昴波濺騰瑞墨林流規頡傅古雅幽深豐妍峭蒨一字神呵千金為賤疇疑子輿隆凖誰辨

右軍大熱帖真蹟賛

右右軍大熱帖十七字雖紙敝跡渝而風範猶存且遺墨緼透膚理隠然有入木七分之勢

墨池飛龍鬱盤璽絲十七驪珠精光陸離有象燭天土

花蝕之青鳳片翰人間所希其在瑯琊天球庶幾

右軍此月帖贊

右右軍此月帖二十五字結法圓美而時有米家筆且紙墨不甚合疑為此君臨

優孟抵掌卒驚楚王虎賁登筵蔡為不亡屈邯鄲蹬步山陰堂柔腕虛和役圓就方誰其最工米顛襄陽

右軍淡悶帖贊

右右軍淡悶帖痰乾二字作淡干皆古書通用妙在藏

鋒精雅之極是唐臨本也贊曰

歐險旭顛顔莊李佻寔繁喆孫厥祀幾祧楚驚優孟謂為叔敖以似求有典刑不恌我追㑹稽母憚焦嶢

褚河南哀册文贊

山陰書聖河南入室柔外剛中風踈意密拙含大巧文無掩質虞歐既逺稷東非匹帝册騰哀有賫椽筆風骨蒼然天真自溢流芬墨藪擅價緗帙

史道碩八駿圖贊

維昔樞星元愷是降周有文孫改即田功帝收其精以
歸房宮下生八㢟為八毛龍權奇蘭筋騕褭內駿萬耳
聳立以聽嘶風造父御王䄠𦉍折衝副車之乘爰命河
宗叅伯執鞭厥右奔戎倏忽滅沒雹追豐霳七萃凝策
杳莫敢蹤遂陟崑崙戴勝之邦飲血𩿋奴歸觴逢公鼓
其餘驍立埽徐烽後三千年帝日再中放爾皷車野秣
於豐道碩作圖矯若亂虹嗣彼新息藨式於銅僕臣司
藩敢弗告共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朱烺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銘九首

顏神城碑陰銘有序

世貞不佞既已城顏神則請父老走李先生文記之李先生雅善余故於文稱稍過非當不佞中丞公侍御公

之教也與二三大夫士之謀也余惡敢雍容而坐顓之余不佞又惡敢雍容而顓諸父老之力以為已功諸父老從子弟蒿萊其畝日夜胼胝将事矣即因材於山髙下陂陀臧省它費十之八九而寧無一二酒漿飯炊之費以勤諸父老二三大夫士爪分版築杖馬箠而人策之亦既勞止篳路藍縷以啓玆城拮据忉忉寔唯二三大夫士與諸父老共其何不佞之有不佞則竊復隱虞馬為諸父老城顔神者城之巳耶将縣之也城之而前

使者以萬計囁嚅旁喝卒靡敢動令不旋踵而告成事諸父老業以受賦二百里外不勝其煩附庸即百雉之崇易易若是規而縣之則可縣之將爲若置令若丞蝟役毛供齕人於衽席間哉而割三邑之膏壤使其民與諸父老並削而弊筴大左不取也語云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即令令決城縣利害與他日身所受本末歧異矣然未可著數而古析姑以明余志耳余不佞敢遂藉二三大夫士曁諸父老子弟姓名系之碑陰而傳以銘銘曰

顏姜之山厥陽瀉鹵夾谷造天綰轂其口萊新西控淄
益東走五民居之匯利南畝作為奇衺即山而取盜鑄
椎埋韋跗帓首矛鈐日尋何戎不莽唯余睅目靡富靡
穀本之不探而末是矚厲我父老以勸版築雉野罄室
壺簞道屬唯茲父老藩屏是篤石城峩峩可以礪鏃危
岡冠領腴泉滋腹在易有言設險守邦衛以武師周以
崇墉遏軋亂萌毋使蔓張毋若安之薄征厚藏刃鍛鈎
喙枉矢大槍銷為耰鋤趣而農桑比屋興讓遵彼周行

牧臣皐言敢告職方

止戈樓銘

大名使院之後有樓翼異如藏甲仗火器如千前使顏之曰武庫不佞蓋爽然若刺也夫武庫者漢縣官聚五兵所也有令司之在未央蓋歷代毋改使院何以稱焉敬為更而顏之曰止戈戈所止也於文止戈為武曰止戈取止勿動也復係以銘其辭曰

太行之南寔為沃區臂魏指趙爰翼上都饔飧鋤耰委

蛇襟裾唯易有言需有衣袽用除戎器以戒不虞赤堇之精鞴以歐胡剖列五兵利剸蛟兕鸐攸司銛厥名神樞胡以蔵之穹閣彙起衡梗高度崇墉周庀包之虎皮倒載於阤夫既蔵只亦永寧只匣有曠鋏橐有怨矢胡弗庸我竟老止此止戈為武斯義所紀毋佳毋忘請俟君子

使院新井銘

使院故無井晨取汲於一里外運甓者踰十人而猶不

給余役事之三日進群吏而詰之即無問勞役者之肩與踵一夕車門鐍而牙城鈴閣之間緩急何所恃哉行相地於帥廚之後隙艮隅而鑿之凡四十尺而得石去石之五尺而甘泉見初沫起若瑟餓甗沸騰溢其冽氷齒可以佐茗色益茗味因為之銘以示後人其辭曰天之一地之六湧神瀵寫明玉汝茗汝粥汝盥汝沐著而布櫝得易九三之繇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研銘

墨實攻汝而汝自如墨動不足汝靜有餘為汝納汙汝既恬然為汝去垢汝亦無言夫是以能永年

墨銘

不用耶而惜汝之材闇然而不章用耶而惜汝之精的然而日亡汝自以為能立言汝祖快於摩頂放踵而老氏之徒以為竟夭其天年

紙銘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猗汝之徳好汝者加汝以五

色而汝弗良於墨噫其所謂混沌而飾者耶

筆銘

結繩而有鳥跡鳥跡熄而中山之用溢嗚呼其文有餘而質則否者耶静而不能藏動而不能久者耶然猶能親薦紳而遠甲胄彼治天下者尚以爲功之首也

墨精銘

嶧陽之材熷其流肪和以浮提作玄宴霜膛谷超超以繼仲將汗竹素林作千秋光

洮瓊銘

洮河之隂結緑是斧蝕墨如蠡哀音中羽帝賜益公椽筆以侶折節從我我實慚汝

誄六首

建寧張府君誄有序

嘉靖戊申夏六月八日故建寧張府君卒於虞山之里第春秋六十有七府君國器非凡公車發對三爲法吏張廷尉之不寃兩剌雄州吳河南之第一薦剡婁上除

書垂下而竟坐非搆遂息扶揺氣色施于泉石羽儀僅
于鄉里餘事潤屋壯心察眉豈非明哲自藏舒卷委運
者哉在昔楊惲廢棄田彼南山始借聲伎以逃終罹怨
望之謫而公沒齒無枝讀書自頤優游造物以永令譽
嗚呼休哉某也蠢後未獲從公之杖履公寔俯締姻好
時申德音約我虞山大嶺邅如未遂而今已矣嗟冥驚
之異驅念手蹟之在目追為誄曰
顯允府君鼻祖自留播於虞山寔滋以稠驛驛皇祖並

為國僚以逮迺考樹惇靡尤是生府君天質秀特蒐於藝圃發羽飲的甫冠登朝外史是繹既理憲比夕若警惕吏所弗解士所未譯合而為一收精紬刻翕赫中璫亂我國綱公嬰其難詳本略芒詳之伊何元憝孔張孚號用厲王威斯揚略之伊何族屬孔棘渙汗用休庶慮斯謚初命吉守宅憂未集載命煌煌于建之陽畀建士女以莫不慶樹爾田禾酌爾酒斝若亡吏胥號於鄉耇老嬉遨童稚謳謠卽頑解獷滌思奉曹自訟於閭昌

煩市朝考第書最陟明迺當胡其皦皦而逮口綢愛者
其下惡者在上誰云弗勝挽憾泣巷公之歸来拂衣悠
哉汲瀑故巘倚檜叢臺黔鬢朱顔簫鼓循垓望為神仙
寔聖人孩眺公之鄉儼若通德積穀飄氛鳴珂耀色窺
公之門麗若倫侯華榱承日栽棟雲浮登公之堂何異
謝家玉樹挺秀芳蘭競花入公之室一榻蕭然左圖右
書支順其間宗黨姻姓待而舉火永無餒㾪以即寧堵
隣比左右相從無忤歲有儉戚割以匄予疾胡弗仁乃

嬰斯人謝玩却嗜用全厥真屏虞調息態經鳥伸謂期百年而屋六旬溘焉就冥何續其生盍云披猖而喪老成遠邇嗟叱州邑賛評嗚呼哀哉彭澤高枕東山逸駕始績既睽後畧獨暇春遺煦日秋饒輝夜公出其餘嘲弄元化玉蘊於櫝芝榮於圯公斂其餘貽燕孫子我申誄詞以備張史嗚呼哀哉

故永新令陸公誄有序

嘉靖辛亥冬故永新令陸公先生卒於鄉前是陸公罷

永新令十七歲而卒也公世為長洲人邑居而族蓋有太宰者貴甚力能拔所親而陸公為諸生時自引絕不復霑暱已太宰事廢他株引坐累破産比比而陸公其族也為諸生自如久之薦於鄉第四人尋薦南省復為第三人賜對進士舉宏詞受校業翰林館七試皆第一海内亡問識不識稱陸公明經精博士家言而公意不懌益讀中秘書書多左氏司馬班固諸家執文及它稗官齊諧獵其槩而大要乃根柢純潔亡畔誼理已當授

官試復第一而大臣意有所不可俱出陸公出得給事中主試浙浙諸書生大小黜陟陸公手公距為書生三年爾人榮之爭相自稱比為重亡何相某宰某互鉤黨為奸利排善扶慝所意必達公條具劾上上善之為罷更置相而以體難大臣杖陸公朝堂論謫貴州驛丞貴瘴鄉公單騎挾冊往經數載亡苦乃稍遷永新永新令多善政語見太史尹臺序中蓋遷人由瑣臺出又緣諫業自好卑易邑小不當而更日夜望量移邑亦亡敢以

吏治望之公不也考永新令高第狀當見褒而㕁㕁時

復用公度且中害謬曰病入貴濕侵四支伸屈曷任耶

仕宦重適意行樂爾竟投劾免陸公為人慷慨好行義

多施家不為官故餽為官而橐空空然則以施故事母

孝故姊寡而貧陸公事之如母也母失明公旦夕唯所

以娛志不得因從伎音樂公遂若好伎音樂者母捐館

一日悉斥出之終其身不復聽云陸公為文雅叙事其

究若夏敦商彞而不特作㚇侈組割湛湛若溥露一時

人號能師信而乃以擬汝南太原輩甚汙妄不偶夫數君子剽何沈飾鹽嫫倚門而眩粧細視欲嘔者烏足辱陸公哉余哀其秩既不滿行文於稱顯矣非所志也敘而誄之辭曰

中季渥秩天所弗榮緊惜今譽乃畀陸卿在往浮湛一出咸驚戰藝無堅校才類衡批鱗料鬚身躓神王慛竄菁棘營衛亡恙引跡淵蟠沉幾朗暢我儀圖之山甫是伉巖巖吴趨日月爾私赫彼峻猷斂溢後施先民格言

沃根啜滋稗官子家博綜靡遺文所由生生厥自然燿
熠星漢流行嶽川銛壁成葉刺猴棘端曽是窮術洵巧
非天彼其之子剳裂繁飾謂爾毛嬙狂且粉澤公孰無
色以勝萬色大矩永標時才辟易絶口朝政衡門衎衎
孰覯眉宇慮然未滿垂世何長經時曷短謂蒼匪高奭
福殄善嗚呼哀哉予惟在吳蟬冕代作隨形俱泯一何
遼寘銀艾其章丹鉛厥略斯物茍窺韋裳亦樂疇不終
竟存者難名亦有黄耇爲亡少稱震澤東滙揚峰北馮

中藏欝然陸公先生嗚呼哀哉

通政司叅議張公誄有序

歳重光作噩之畢月故通政叅議張翁捐館舍春秋七十有七翁諱寰字允清蘇之崑山人世有甲第聞於熙朝至乃考奉直公貞夷簡亮弱冠味道入蜚南宮之聲出敭西門之績以畿郡滿考幡然乞休天子嘉之晉錫藩庶遯肥考槃貫泉石以金緋騰雲霞於竹素優游大耋顯融令終風流所貽談者口實翁頡朗天授淵源家

派既舉進士釋褐三典雄州咸有子惠浹於邦人稍遷秋官員外郎以愛行法民稱不寃居無何念奉直公高年乞歸養華顛在侍嬰孺羈慕服勞寢興胡耇安昃既以天年奉奉直公終瘁毁立骨餘性而已居悳廬墓有乳燕之祥薦紳先生屬詠成什御史廉得狀異之上翁孝廉不報服除補故秩超通政司叅議銀臺通奏之司為帝喉舌紫宸秘嚴之地若接謦欬盛年宏材處之不疑謡詠當心精彩剌目遂用廟灾援例得賜骸歸湖山

故盟口未寒林泉則夙心頓委尚平之徽累既畢玄度之勝具獨著或扁舟苕溪雪水之社或短屐武夷匡廬之頂千里孤駕毋齎當時之糧門生故人為開康樂之徑若乃志慕奇書手追名墨薄䖳尺一魯縞齊紈醉瀋灕漇家至人屬春容寂寥汎言旁酬七步未頹八乂猶蹇足貴太冲之紙奚取相如之毫尤以多通樹道下引為體林宗人倫之表太丘長者之風陽和溢於眉宇春華粲乎齒頰足使初交頓舊後進忘新既遠游趣深坯

墐殊薄陸有思光之舟水具志和之宅太嶽思御瀟湘
動流三游在念有成言矣一疾委𢈔遂爾長往嗚呼哀
哉乃子某等以世貞夙奉盻睞寵之小友使操觚翰爰
播旃素夫誄以志哀揆所由起魯圍死綏之勇洀晉維
係之戚叔持甘法仲武蚤夭故使詞客陳些太師采風
起沈浦之懲究回商秋而就暝令翁秉化去留無忤終
始備福者五不朽有三亦何哀之有哉然使盛德就徂
則百年猶短高風永閟則百身曷贖鉅平峴首殊抱荆

民之泣太傅西州尚起羊曇之慟爰狗舊典誰云不宜誄曰族由令滋人以賢貴有斐壯武般般其裔播遷於吴婁起高第仲梟于襄叔也藩寄食德者何伯有喆嗣褰帷三輔脫屣雄剌蓬蒿自若松菊就植夷猶清泌卒以完逝夫子挺生弗隤其聲水鑑朗悟機神洞靈射策公車苴茅連城自濟而濮益稱仁明訟獄時往謳謡互聆百堵亹亹衡波是馮彼莽萑蒲伏戎馮陵捷若豕蹢有泯弗形三牧于開目刃無全瞷寓匿豪没為公田犴

鮮孥纍闠饒毋錢守槀如滌齋厨蕭然單車就徵泣憶
闃闃曰奭鴆氏帝用旌賢踆坂耒躬白雲横目志養斯
榮大孝匪禄扶侍以終居然嬰服溪淙寫哀林飈助缺
援琴乍弦亏旌交屬汝作納言司帝喉舌唯斗離辰莫
喻親切終風自南讒口回穴挂冠神武上書北闕七尺
自如百組誰縶叢桂含滋畹蘭生悦維昔謝公竟阻東
山樂通失侯憤疾於田寧如夫子心形默全瀑布界空
幔亭衡烟地肺幽阻天目蟺蜒三江五湖衣帶之間鶴

鬓華陽煜如神仙彼美司空遯於菰城皤皤黄髮三四老成畫謂夫子江東步兵白日未駕青山可盟把臂竹林飛觴蘭亭履舄所抵一坐盡傾談天膽口懸河啓棨季野陽秋汝南月旦後進爭輻名流忻讚雌黄既絶吹嘘獨擅陋彼嗣宗流思中散譪譪眉宇便便腹腸四俟唯春九曜絶霜入羣不亂泛跡毋亢市隱岩通漁麓樵江莫或名之亦莫可蹤辭取師意書緜匠心游戲墨池縱横藝林元常凝思子雲湛深卒以不朽人用予箴子

曰毋爾余暢余襟弗鑿其天孰古孰今汗竹緗縹流黃
紈白朝披夕灑有請必獲戶競靈蛇人誇拱璧不翼而
蜚徧我南國薈蔚窮簷寤寐陰壁亥步所艱見子題蹟
嗟予眇小龍門是登麈尾胡牀蠨蛸欲扃圖書在戶蘭
桂在庭惠而好我攜手同行焉知來者謂余後生疇昔
之歲余丁家禍纏綣夫子寔來唁我渥丹其顏飄鬚縒
嫷五嶽之期唯子是扡美疢見蠶曾未改火僕夫飭轅
餱糧就裹瀟湘之思擲筆而化嗚呼哀哉天期既迫壓

游冐藉桃源不春柏房長夜翩翩素旐轔轔靈駕露歌未晞巷哭人詫矯矯夫子寔超生死應迹而来乗理而逝銀艾其表蘿薜其裏傳子隱逸非子之始傳子名卿非子之止微言可述徽容莫紀玄心慧覺佛輪儒軌嗚呼哀哉

禮部主事華起龍誄有序

明萬歴甲戌之夏五月故翰林院侍讀學士華公卒其李子禮部主客司主事叔陽字起龍以哀毀得廦疾明

年秋九月竟終於莒次春秋甫二十有九嗚呼哀哉楊仲武之清才儁茂王子安之藻理秀發並以茲年而同厥厄何造物之戲人驟予而驟奪也起龍少負頡質風標鮮令為學士所鍾愛訓勵尤切雖銅盤別食寵異等乎道彥而青衣受櫝切磨幾於廷碩柔愛義方庶幾並行不悖矣以故舞象之歲褎然邑庠歌鹿之秋甫踰弱冠凡有撰述膾炙人口尋舉進士高第拜工部都水司主事出視梲武林非其志也內迫晨昏烏鳥之戀外慕

汙濁蟬蛻之趣懇疏引疾予告南歸溫凊之暇縱心邃古模楷作者蓋卓然有成矣既告滿三載補刑部四川司主事委積館舍不忝懷方之職塡繕巾脂無煩鄭僑之對至於鉤剔奸隱祛掃宿猾雖謠詠狂嚚行之自如尋以念學士乞歸呈言載馳獲伸無方之養者踰半載俄而學士疾亟湯藥躬調遂有刲股之舉含殮甫畢遽成嘔血之慟哀慈在堂二稚依膝割戀人世追蹤泉臺諸所未終一念畢矣夫其汪洋竹素揮霍毫翰颯若風

鳴落若霞舒雕蟲之士往往魄奪而務在剪裁雅託冲淡乃其就者亦既斐然陶謝之藩旦暮可啟而又旁通釋典兼曉宿因臨池之染多託經藏性不嗜酒而從容欵宵居無雜交而慷慨傾𡨋至於名畫法書商彝周鼎揮金懸募幾侔秘苑此子無死故未可量也子之元配寔余淑女圭壁表其圓方鸞鳳協其鳴和天之不造先子而夭帳蕙久荒墓艸載宿而余猶棲遲世途俯仰物變以此言哀哀可知已乃作誄曰

天族惟殷華為國楨魯紀司馬貴而不名右師睅皤卻
楚以情嶠寔顯晉厥宗通靈孝子絶婚嗣乃繩繩其麗
不億以逮于明四葉鶱馳衿紳勃興子之先君藹藹吉
士横經虎幄紬簡金匱處榮能割未滿思退賦爵而封
爰政鄉遂聲華四垂門故三事晩而逍遥與物靡際其
心則長以貽善繼子之覽揆麟祥在夢藍田嘉玉丹穴
威鳳秀朗天植頴悟如縱累紙立掃千言闇誦公車之
作世所摹風鷄山歌鹿龍江擄虹伯旣難凡功孰與仲

取標南宮射策金馬雋掩同升芳馳都下洛陽少年正平大雅車停縱觀紙貴傳寫降心玄古力紬輕冶俯仰時人和者寧寡厭跡水部脫胥梓鄉齋慄蘷蘷退而洋洋跌宕詞林從容藝場靈威古文金薤琳瑯倫䖍嵇鎗敦夏𡚶商不踐而趨集子之堂長卿自娛文園養寂王程外嚴親命中迫寅恭秋憲神明三尺帝曰汝良改隷宗伯周氏懷方漢典屬國爭始為政剔其垢積賔至若歸吏怖從匽道行九夷聲流重譯陟岵興懷循陔致思

囓指高堂使我不怡神虎朝掛雲龍夕辭歸者及門病者起惟如登春臺如含醴飴既翕且躭將永天期天期驟迫奪我嚴父冠無晝櫛寢不夕處回生可希敢愛其股嘔血長號鷄骨支柱曾不踰年追軌九土子之哀慈早暮悲啼子之二孤或泣或嬉建禮清曹天衢甫夷素侯之藏南珍陸離凡子所懋一旦若遺天既奪之昔胡貽之嗚呼哀哉星隕珠沈蘭摧玉折鎩羽鵷雛傷蹄汗血密戚哀攢英游痛咽濬冲死孝長謙才絕人孰無悲

悲子為烈子之遺文百有餘篇銳情魏晉旁謝及顏已窺厥藩惜不假年其骨雖朽其言足傳子無没眡余操子權英英淑女獲配君子先子而徃以身蓐螘若父乃舅亦且老矣仰怵天裁俯慨人理臨穴莫從纏恨桑梓嗚呼哀哉

臨淮侯李公誄 有序

萬歷甲戌秋九月都督留守諸軍領中軍府事臨淮侯盱山李公以疾請解機務詔許之公之冢嗣言恭方統

熊羆不二心之士環衛左右上書請急扶侍輟直以行又三月而公捐館舍上為震悼罷朝賜祭者五黄腸題湊象廬之墓一切自尚方給造禮也公之先世恭獻王以長厚托肺腑武靖王以雄略長爪牙遂啟大國從祀高廟鼎革之際疑跡失封中興之朝優詔光復易世載德不忝惟公公孕女手濯濯之秀負淮泗湯湯之表研洞韜略敦詩悅禮世廟丙申之歲踰冠襲侯天子有事圜丘上皇天大號公以虎翼慮無騣奔陟降特拜蟒繡

褒蹄之賜先後持節冊封周藩及遣祭榮吉二邸視不
過禴自泯單成之灾賻必以禮何取窐喧之誚已事遄
反毋淹館薪遂佐留省右軍之帥晦智杜權任真推分
棨戟之地凝塵湛如也竟以材武茂異推督江防戒嚴
受脤之旦勵節絶甘之守時適有島冦流犯内甸公出
次江滸以死誓衆餘皇蔽空視一麾而進止組練曜日
唯余馬之所嚮蒼兕呼而妖氛息素車退而怒濤斂水
奏鯨鯢之戮陸鮮鳴吠之警尋有詔入領左軍都督府

河内陳借冦之辭美稷弘待期之信還理所任遷佐督留守諸軍璽書褒美優贈三世比於周宣之召虎諸邦艷之俄度支弗繼士用流言披猖脫巾倉卒倒刃公佐其長以柔道宛解徐置諸理祭彤著勳獨蒙逗留之徵洴督完危弗寛貿首之妬甫爾解綬尋蒙賜環進領左軍再被江寄進平蠻將軍為全楚大帥勃盧谿子之鋭咸縛長繩髽首卉服之頑爭謡短韻行商樂乎野次遺秉安于栖畞入長東樞出總漕政公鋭思善後詳不盡

力所上五議朝議是馮吴會之飛艘相尾每先告期敖倉之積粟如山更憂陳積夫蕭相轉餉特表元勛車侯富民乃昭至意而公以徵文見詆還佐其府儀而漕功就白人主偉其事而嘉其不伐改統中樞督留守諸軍事陪京大小庶務悉以委之竹馬遵迎袞衣在洛太尉之節甫入臨淮之令尚新天子以六軍大帥貴在得人元戎啟行温詔敦促公念毋太夫人老不能奉板輿而北上書力辭至再始拜俞旨原廟之衣冠出游誰為執

御光烈之紒帛猶在時當護存公以宿將之隆受祠官之托厥意深矣温凊之美夰視三公菽水之調甘踰五鼎天子雖難公之情而弗釋其用竟伸留守前命七萃三翼之輩精采頓新長干大桁之間讙呼載道公簡易持巳含博為政雖錫難老猶歌来暮而天不憗遺一疾告覺春秋甫滿六十雖未登上壽而享國三十有九年三聘諸王兩佐南北樞四長其府一帥全楚握漕務佐留守再督江防一總禁兵未拜諸徹侯功臣艱大之任

靡弗綰南北要害之地靡弗歷璽書符印節鉞之須無虛歲尚方金綺楮幣犿鮮之貺無虛月言恭孝隆繼述材備文武昔師望表海伋將虎賁平陽入相宻直禁籞代興之李何以異兹顯則綸綍幽惟金石足以照耀東第黼扆千古尤欲累生時之德行注送往之旒於爰以不朽屬之儒生爰紀榮哀托之客卿敬為誄曰

漢有飛將唐推藥師奕世靈武昭聲丹旂赫赫高皇托肺隴西以啟岐陽四張天威平犂二庭横絶焉支手撕

休屠血我留犂洒開大邦及嗣而徽元康求舊錫金公
乘至我文侯爰七其命七命伊何匪虢匪鄭淑旂綏章
勇爵鞶鏡三藩之禮侯始為政風談晻靄周還愼靚赫
彼留京王業所馮我侯戾止如雷如霆樓船在江練凱
自鳴蠢兹島夷愓息弁崩儲胥不驚以翼孝陵弗遑悍
士仇我司計三事大夫首鼠匿辟侯曰毋爾汝育汝事
國有三尺汝毋自厲攢鋒浴氷抽矢叢蝟片言立觧削
彼豪憒蹙跽屠闟賴爾即安如何壬夫揺之筆端闔門

養重閑閤謝詟玉節金符以靖楚藩紓爾戎韜捷彼荆
蠻侏𣢾興歙魋編請冠雧雧六軍寄命於漕帝睠中顧
曰吭眘胄拊循其師以爭風濤爲雪千廂如雲萬艘輸
無後期士鮮告勞鄮既肩膚浣乃愧驕鍾山龍蟠石城
虎峙永奠南極上公所理惟侯再命斧鉞弓矢車熊大
桁竹馬江汜肅肅徒御粲粲門子介冑徽文祭戟象禮
三十九載珥貂垂瑜如履室堂中權左樞如鴻北南天
京舊都縻縧螭文燭銀䰄模貝帶鵕翻米橐儇姑賜撫

虛月庫不絕書棟橈示凶河魁告變喆嗣祈天星信飛傳百身曷贖一往奚戀陋彼荀視毋煩史諫傾都雪涕中朝流唁訃音上聞怵我聖皇賚卹朱芾栢槨黃腸帛烝以享悉從尚方介士輕車歸侯於藏易名之典以侯太常元勲肇國紛莫可紀金貂網螢旅葵生圯侯興繼絕令聞遐邇有子而賢世濟厥美曹社之木其橋覆梓俯仰遺徳侯誰在矣嗚呼哀哉

孝豐吴宜人誄有序

古誄贊歌頌少著於閨第之懿者言婦德不外見也乃
若純動誠格自掩彌布淑教所施溢於閤右貽厥孫枝
此何以例馬王孚曰予讀吴太宜人傳而志之太宜人
事其姑謹姑病再刲肉作糜進病良已即秘之弗復語
於人相南山大夫起家甲州郡而好施予鄉之無飢者
凍者骨暴野者川無厲道無塗瘞無胔棄翳大夫是頌
有丈夫子二伯佐廉訪仲參政行省率其教所莅有聲
實諸孫維嶽以文學位郎署少者朗秀林立盛哉敬為

紀之其詞曰
濯濯宜人佩芬結英夙習婉婉內閑未章作嬪於吳吳宗之慶爰相夫子配發厥祥一伊何早遘離孽於姑我姑未遑昌恤其膚矢神自刲截告迺俞迄以終考左右服扶二夫子克寄閫政是齊逯逯千指昌闡嗃嘻歲時烝嘗潔鮮般肥體絕阿錫首靡華筓三以儉成豐以豐侈予左粥右饘以待鰥寡亡暴中野亡暍行旅豈曰季從豈曰姊舅四凡我吉民虔祝吳宗惟吳之豐我生昌

恫赫赫南山是采是馮匪著閨祉實啓家邦五伯服憲

紀敉輯嶺粤周道中否弗咎其轍仲司考功如鑑斯别

並恊肥遯以貽象德六南山不騫咸澤儷肩榮芝產秀

謂期億年忽是中涸人理曷延環邑厞側宗姻沵漣七

仙姿不春玉䰢長夜忘憂悴堂合歡委榭繐帳風捲粧

臺霜䣊月支罷沓疇返靈駕八姑謂令婦子曰聖毋四

德咸懋諸福萃與豈無刁瞷珉蟲財虜亦有姬姜女則

奚姱九德曜可字公父嗣賢玄霜屢易嶶音邈綿我因

聞孫敬圖不刋敢托彤管播之素旂十

哀辭二首

哀岳義士君寵辭有序

明嘉靖三十又六載大司馬臣論言江淮帥臣言偏將軍沃田與倭急戰不利坊千夫長岳君寵免冑搏賊以馬死之下御史覈如奏臣論昧死言君寵故㬎從田閭應詔一旦捐棄性命報塞大恩宜録贈如例詔曰可其贈君寵千戶予一子官官如君寵先是江淮帥臣檄青

州兵備使者王世貞募卒三千人使者募三千人異軍蒼頭特起君寵屬推擇為長當行使者觴而命之既受觴跽曰不佞不手膾大酋肝吾擲吾頭而報使者壯之居無何竟以死報嗟夫君寵所謂草莽食力之臣也捐妻子嬰鋒刃胡為乎哉且使者業巳畚貴獵金紫日費縣官廩百倍若矣從諸輦上先生談説治亂不亦翹然鬚鬢男子哉然而坐視冦披猖末有救也使者碌碌磬折以無當也即飽死何以見君寵地下為君寵揞屈兵

興天子後先推轂將帥即坐逗留徵數矣未聞有以馬革裹屍者抑何餒悖失策也是不幸而不得君寵死又君寵之鄉中人好勇尚氣固其俗然諸為奸借軀報讐亡命種種法死者私鬭死者其人技能自視豈盡君寵下哉然而授餘肉犬彘不食也於乎君寵得死矣使者敬為楚語一章下神而怡之辭曰

鼉鼓發兮殷殷鳴鸞刀兮血髾陳靈之降兮亡期將吴會兮與余仇駕虹車兮曳彗旂左駙豹兮右驂螭手余

元兮抶余腸渴滄溟兮肉䖍鰉將告成兮東沂江冥冥兮巽靈飛憤而往兮懽来旋群殤從兮為厲先蕩横祲兮瀵齊田靈逍遥兮以長年

哀趙節婦辭有序

明嘉靖三十又六載安丘父老言張氏女死事張故書生趙東周婦歸亡何趙生坐羸疾困且殆張日夜不解髻奉湯藥浣中裙廁牏揩盡瘃顧謂趙生即不令若獨死趙生死張大號泣三日漿水不入口以間趙自縊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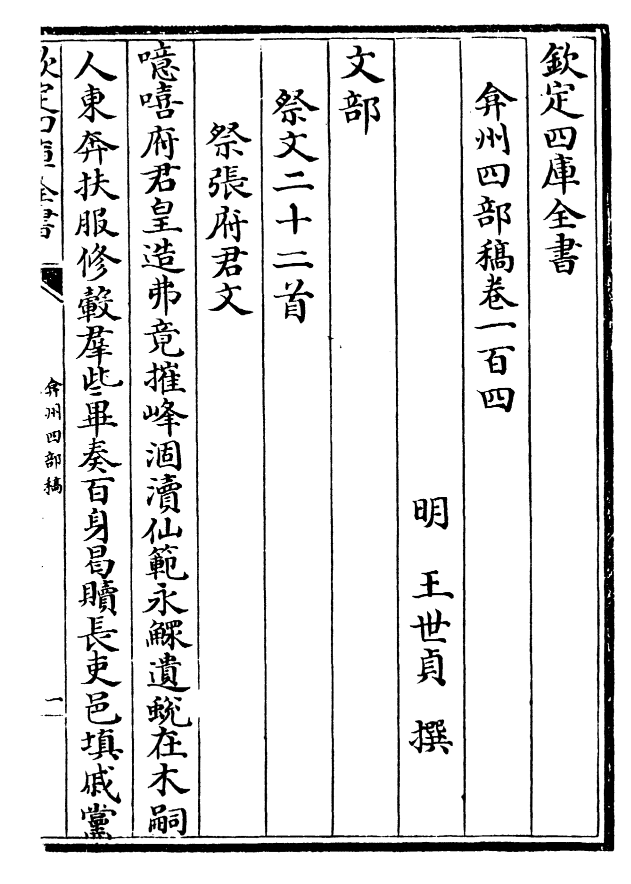
覺解不死已再縊再覺解不死張度亡奈謬爲守者謝姨輩勞苦生肉冷矣亡及矣吾寧不愛雀鼠之息爲姨輩憂三月而守者信之少懈息夜起更衣縊棺側解之係絕矣分巡使者王世貞異其事下青州守守下安丘令徵諸博士弟子偕父老言張氏故書生趙東周婦爲東周死具如前狀宜旌使者爲上御史奏未報則以一少牢祀趙烈婦於乎齊俗侈任俠好相雄長以利固爾無鹽氏之賈衒史㲉女之烏合志傳苟賞以爲明智僅

二千餘年而烈婦始大洗之快哉雖然今皇帝風勵誼行化浹既世矣而以使者所目覩委節捐脰之事往往不在詩書而在甲冑又其甚迺不在弧矢而在帷幨也可慨也使者愧為男子矣于是敬為楚語一章下神而虞之其辭曰

蕙羞蒸兮約房汎霞膏兮薦天觴佾眸兮瑜璫靈將假兮中彷徨悵獨御兮亡懽禎幽姿兮不可干昭昭兮啓明將薄鑒兮予徼誠靈肅肅兮雙袂偕子伉兮来而逝

輮連栢兮軏扶荔驂和鸞兮朝上帝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祭文二十二首

祭張府君文

噫嘻府君皇造弗竟摧峰涸瀆仙範永鰥遺毓在木嗣

人東奔扶服修轂羣些畢奏百身曷贖長吏邑塡戚黨

巷哭噫嘻傷哉我聞在昔張仲孝友爰播江漢肩滋孔
阜昌式廓之府君其後肅肅儀羽溫溫璠玖巽學銖累
宏識川受植是禾黍芟其稂莠令名長裕奇數鮮偶瓠
抑之窮而瑟是工菑踰半豹藝匪雕龍縱心倏暢攄藻
遐通威鳳匿彩白駒咏風茹德服儉樂憂泰窮奕奕嗣
人冠弱明奮砥業好修以有嘉聞初矢法曹戒喜平慍
天卿是遷百辟其訓手疏目計劑等稱分陟賢忘膚斥
壬服明靡最弗具有秩用章厥推伊何惠綏寵光冕冠

既加朱紱斯皇服君之教君食其報報君之優君斂其休室靡改辟躬曳敝裘輿馬侊素僕從簡脩敦行益勠擇語寡杳世緣匪絕貞標昌狥置身澹泊默意榮峻孰不百年竟睽耳順噫嘻傷哉豈仙者流而厭塵駕冥契脫履追蹤大化武陵南溢靈館幽榭或游其間昌辨晝夜靈輀頊遷廣陸屯遭白楊噭號悽咽流泉纏悲薦紳矧茲象賢敬因執紼陳我鄙言噫嘻傷哉尚饗

祭御史大夫屠公文 代家君

嗚呼屠公古所謂不歿者其人非耶已矣不復能為天下借公矣公繇御史起家數更踐雄地晚自大司寇為御史大夫其登朝亡慮五十載後先太半執法而會主上神聖手三尺諸法吏佐意而治而公毅然必達所不可為副相握風裁紀行且盡上獨無以久嫌也諸從郎署婁起同列褎然而顛白者公上獨無以老厭也公滿九歲上計獨得賜秩一品年七十乞歸獨留沒獨數廑主上悼念豈其無嚴公且私之耶忠信孚尹精神流通

始若落然終則攣如蓋天下不以歸公之賢而以謂主
上之聖始某則聞屠氏有御史大夫二俱爲太保丹山
公於公伯父也公早貴不及而晚際過之世所稱於公
者赫焉公廉足以周身而不形人汰勤取於成事而不
趣人先其直中人諱而不見怒其名居人仰而不見忌
天下有慕公者不能以其慕而近公天下有不便公者
不能以其不便而無推公公之歸殆有餘地矣某往屬
吏事公公亡少我進而惠敎之謞如也度無以報公地

下敬為主上扞北圉飭桴鼓之吏冀以效國士知公其與我哉

祭尚書朱公文

嗚呼太樸之真渾淪敦龐至和之精粹夷冲融濡而未聲乃有我公褎然其廷昔在孝宗玉堂徊翔金管從容依隱自完與物無忤退不必後進不必先白馬青袍三十餘年晚佐邦禮乃握留銓氷壺大鏞彝爵為時賢雲衢在武脫屣超然稱篤不任唯帝曰俞優以傳餼冀以安

車懸之里門望廬而趨童稚失年氓叟忘愚進各以
意怡怡于于環堵蕭然左圖右書長吏伏謁歲時而巳
動容自規言笑皆體穆如絛風澹若玄醴抑抑武公恂
恂夫子無懷之日畏壘之里嗚呼百年而守嬰兒掃搨
委順飾巾待期生人多澆焉能留之大化既還誰爲叩
之醍醐消泆衆啜其醨攩抋嘵詠日啓日迷嗚呼哀哉
洞庭涸流吳山削芒公追胡髯以御孝皇聖澤永閟賢
風凋亡徵詩百身遺聞在邦何以奠公東芻椒漿嗚呼

哀哉

祭伯父文

嗚呼三月而中表兄自家來謂以别請伯父也伯父酒之曰若故游青州兵使者今復東乎青州作何態使者何以治之狀因為抵掌談說山川莽蒼土風雄豪與使者拮据勞苦良悉伯父踊躍慷慨謂中表此子吾固悉之吾安得壯而偕若游乎世貞恠問何以無書也曰是將受書夜忽癧下數十行委頓不支耳而以胥後命世

貞大憂恐癖下非老人宜也然念伯父氣充而澤善飯故多陰隲豈其盡於此哉亡何有樂教授來言家之人嘗過王氏里見其老人聚而咨洟少者狂走無次也曰王氏其有戚乎逼而窮之不荅世貞益大憂恐心語夫老人聚而咨洟者慼澤深也少狂走無次者驟失依也非伯父誰當之哉然竟念其氣充而澤善飯故多陰隲豈遽盡此也又旬日而得吾父書矣以訃來嗚呼伯父弃諸子焉之耶始也一再疑其疾而不能走一介之信

也既也聞訃矣而不能弃其官還哭也疾而毋以躬藥
饍也拘而毋以躬含斂也壑而毋以躬窀穸也非人哉
世貞也猶記曩者癸丑之秋决獄過里中北也伯父舟
祖於吴門世貞固戀戀不忍釋伯父正容謂曰若以予
老耄而汝兒女子哉若辭書生為天子李官七尺之是
卹而三尺之是抗夫昵昵杯酒道疾苦不休者兒女子
也若異日得謝歸屣行而差池以游則庶幾焉世貞長
跽如教别久之屬主上以兵革寄吾父宫府之外三輔

七萃女寔將之其敢以手足請也夫世貞復出治獄矣東藩之臣矣中間可飛傳省謁不則解綬易也胡為乎不歸哉即世貞旦夕歸而趣莬裘之茅花竹欝然而流涓然而岩巋然伯父胡在也即從卷草抔土中酹伯父呼而莫之起也嗚呼非人哉世貞也吾曩者葢微之伯父好從容立談夜分客疲欲倒不移足也為象戲累百千局不飲而為款宵之宴質明無垂睫也熒乎方瞳耳垂珠而聴聰鬚髮飄乎甚鬒世固未有如此不百歲者

也以故吾父子得稍自安於宦今又何及矣非人哉世貞也雖然伯父春秋七十而加八不少矣諸子孫即仕少起無韋布矣生不為京朝官而章服者二十載一日矣華榱崔嵬而造雲不山而巖居不泉而沼居出有乘坐有榻老而聽聲被色別味矣毋政於國而政於家乳哺貧者而師其愚者鄉之人尊之為鄉先生不敢慢矣凡世貞所為悲者私情耳履順而來履順而去伯父固超然洋洋哉世貞抑又何言也

祭故思州守毛翁文

嗚呼公故三公子為良二千石又為二千石又不為不貴春秋八十有三不為不壽乞其身於盛年以詩酒自放烟霞丘壑之所私畀而領袖者不為不樂有子十餘人諸孫二十餘人不為不盛履順而來履順而去無苦夑痛痾以撓其歸不為不適而迨其沒也薦紳大夫士以及田畯傭販竪子之流相與咨嗟惋慕悅然若有所失皇皇然思欲挽公之駕而不可得蓋不以久有公為

厚幸而尚以驟奪公為深惜公之及事文簡公也天下之輪而未蹄而肥早莫於毛氏之里門而公忘之追文簡公捐館以言禮事忤新貴人日齮齕其後而公忘之公自禁近乞外司留京又自留京守摩鄉而公忘之公之子柳州君又先公逝而公忘之公之存固已久與世忘而世乃戀戀於公之歿豈猶遺公于中而淺公于迹耶譬夫玉之峰婁之流嶒崒演迤以為常而不自覺其高深一旦峰摧流涸隤乎其改觀而旁人之相與指而

追其高深之為益固也嗚呼公余丈人行則以戚屬故置余小友之席日余治居邑旁誅茅搆容膝之圃公来言曰若柰何怯卮酒而不一試吾屐乎予謝圃未成公笑曰俟子之圃成而飲吾吾老人不能待老人知旦不知夕也自是一再過吾圃圃成而公遂絕跡矣嗚呼公真知命者哉余茲姑絜酒酹公輿日祠故南華真人柴桑香山二居士以秋菊寒泉薦之而配公於其側公寧無莞爾而笑也耶尚饗

祭黄令朱隆渠文

嗚呼朱公頎然而赤飄鬚渥姿覩者改色雅步若規吐辭如剔宅易居平推裏洞膈人亦有言古之遺直公車屢却専城攸在維嶧無歳以政為歳左飡右粥肉彫筋瘵無小無大神君于頼人亦有言古之遺愛赫赫臺旌璽書用馮膠東遴質道州避能咢事垂期服憂東歸改令甌海卒困島夷公衛吏民以城無咎謳歌甫畢讒譏隨輳銅墨婁新丹赤猶舊嗚呼朱公自嶧而甌文登為

三啟政靡怠于心曷慗零雨其東飄風自南彭澤既解柴桑多暇玉潤華國蘭芬榮榭徊翔藝圃浮沉酒社虞淵未息胡遽長夜嗚呼哀哉唯公寡友友予父子以逮兄弟惟予父子愧先公仕唯予兄弟偕公清泌公子我女姻媾永締日公邁軸見余箕裘欲語中咽數迴修眸不朽者心我任公謀嗚呼哀哉

祭周中丞文

惟公名世之賢天挺材英言為國華用為國楨筮令江

右焯飛儁聲迴跡栢臺衆推老成惟我東南靡匪寇武公驄至止爰剔爰撫惟歲不仁佐寇爲伐惟彼土田白若甌脫公拜自靖以獻天子請賜歲租與民更始湌公粥公人頌尸祀謂公寔兼武備文事南距吳會北奄徐方雝雝青衿是翼是匡公晉中丞仍故開府玄黃在篚漿酒在簠若士若女公所哺乳拊而循之厥施逌普公撫江右如丁奏庖砉然中音肢理不撓胡步趾昂鏞而中道奪公大造既艱長筭曷庸嗚呼痛哉公神在楚公

魄在越公澤在吳廟宮永揭三邦之思匪日而月不佞小子辱稱同行公惠好我時登予堂尊酒陳心慨焉以慷望彼山陰惋如山陽嗚呼哀哉尚饗

祭鄭封君文

嗚呼維戀翁古之遺直系出廣文里標通德毓秀合浦騰蹮南極宗靡閒言室鮮違色衡荆偃蹇軒車必式乃有象賢羽儀上國蜚聲縉雲流惠馮翊云胡不弔溘爾長息萬里飛音百城纏惻霜羽夜號氷蹄晝拆故廬匪遥

冥軌長隔我寓生𭧂其人如璧彌年曰胡貞復曰白請用謚公永垂懿則

名宦祠奠先公文

嗚呼惟我府君撫有浙人謳謡勤思十七其春食報不僭爰列明禋時維戊辰祠之明年惟貞小子寔叨旬宣徘徊學宫顧瞻豆籩濯醴崇肴咨嗟涕洟怳若靈旗來格於斯德澤如新㣲儀莫追胥撼東濤岳表南枝亦有肅愍府君四之惟貞小子寔愧纓弁自今而往敢矢厥

顧進不嶄榮退不謀便言不獵名事不避難庶幾九原

藉手以見嗚呼哀哉

祭瞿宗伯文

隆慶三年己巳夏六月故少宗伯學士昆湖瞿公卒於家又三月而其同年生王某始聞訃於武林又三月而某以還山西便道歸里始克絮酒炙鷄為文而告公曰嗚呼當公治愽士家言其雋永之趣則躍魚而戾鳶精純之語則玉琢而珠圓真足以鼓吹六經指揮百氏而

名不出於里閈之間及其冠南宮對大庭一日而獲天子之顔爲之播其名於九土而公顧退然斂五色而就吾玄公於古文辭得歐陽氏家法且順風揚聲不脛而馳贄幣踵門門限欲穿而世之所深慕而羣羡者乃竟其已弃之筌先帝拔公於二紀俾之御簪筆操水鏡於禁庭留銓而當尚黙之世公意欝欝而不得宣迨今上之龍飛公特簡在而佐容臺禮樂之柄公意亦欲有所吐而竟以病而歸田吾吴自失朱恭肅公日夜求典刑

於老成意如公者足以繼之恭肅之模楷吾吴垂三十載而公乃二載而遽僊夫造物之生公其厚公也恒有餘而其所以生公者恒嗇而不究其全豈民生之多躓其未究者恒君子而究者或不盡然抑末季之精漓德之厚者氣或薄而不永年至於公之所嗒爾而無憾者獲以人事君之義美利利天下而不言不佞齒少於公而以鄉薦之舊幸從公而周旋中間二紀所遘升沈離合之跡真若石火之與電烟然則僕之尚存者何足多

而公之前往者亦何足憐也耶尚饗

祭李縉雲文

嗚呼彼造物者為有意耶抑無意耶而生我公有意耶而公為子而子於人為父而子人之子而弗克樹其宗良於學而不能獲一第良於政而不能獲一善遷以終無意耶乃玉公之度而愷悌温恭乃玉公之趨而詳雅淵通去其令而令之父老子弟若䍲然而失怙去其鄉而鄉之薦紳士民靡不咨且而悲恫然則造物之於公

不必其有意而無意而公之獲固氣有畜而理有豐拮据之吏服公廉而疑其簡操切之徒愛公慈而病其容食公德者固以喜公之施而慮其不可繼為公謀者憂其不問家人產而竟其身以窮公恵利之念寔欲流通於物我而無間廓大之度至於齊得喪忘彼此盡一切有為之跡而屬之空公固不為竺乾漆園之學而居然有元魯山陽道州之風嗚呼公病以酒骨立而僊為公覆巵公不謂然進公一觴公當莞焉蓋不善酒者謂公

以酒而夭其年善酒者謂公以酒而全其天嗚呼哀哉

尚饗

祭封君王翁文

嗚呼王公卓犖其材試而不竟以貽後来公有賢子三為大邦所至璽書唯龔唯黄惟吾吴郡天子外府守曰咈哉余嗜余若公来就養曰且去汝汝視吾橐庶不愧乂守遷憲臣文武提衡大江之南四履所馮戴綏闒中衮衣西征公以益貴憎然不盈營營青蠅乃構萋斐公

子于歸公伺其簏其簏伊何圖籍而已易嘻而俞汝不愧予大明迴空𩙪䬃斂藏肰枉氷涣邂哲彙張中州之臬公子翱翔天假蜀遷以休沐便乃視公樂乃視公含怛然而化用表無憾貞未識公辱公子友意其爲人魁碩朗秀藴玉懷珠育堂允構昔以百年祝公眉壽百年已矣頌公不朽

祭徐處士整文

嗚呼惟公孝友天植明哲内慈以儉起家以寬息之谿

達坦洞不為城府太璞未琢德機恒杜望公之里如登
畏壘入公之居如遊華胥與公從容藹若春風與公酒
語幾忘我汝日公之疾當予在苫存不臨訣歿不視含
河山步武千載一旦公時辟穀猶謂其子促製李雅二
王歸矣未遽浮白姑以此始引不能釂顧而色喜溘然
就化夫復奚言所不忍舍良友哲昆若下名醞辟疆之
園嗚呼哀哉縱予異時強從仲遊誰為投瓊誰與藏鉤
夜臺冥茫誰作酒友酹公一卮復能進否嗚呼哀哉

祭苑馬少卿徐公汝厚文

嗚呼公之長貞十有七年其爲外家於行獨先差池膠庠鹿鳴賓遴乃至南宮雁塔標騫試官棘寺托乘周旋獲齒友昆蘭芬石堅予署鳩司公宰皃縣公入留臺予副外憲公浮予沈予出公入示跡參商寄心膠漆懋生也晚進之小友評摧方内謔浪杯酒時謂阿李不減元方世無二賢孰賞吾狂余有弱息君字厥子其儀不忒其室孔邇公有色市覿予則和公有厲聲答予則嘉恭

何棄予而即沉冥巷哭塗嗟福善曷徵嗚呼哀哉公之宰縣謳若卓魯公之入臺鮑氏其伍既廵河中乃有魯邦吏畏民懷春雨秋霜十年之間再被金緋直鈎弗餌投竿遽歸公所察猾若鑑擢毛公所扶良若土培膏公所篤友甚於急己公所推表洞於見裏公所面斥人無背議人或忤公公不留㤄叔向遺直子產遺愛百身曷贖一往十載嗚呼哀哉

祭憲副張君鳴德文

嗚呼公逝矣而太夫人有垂雪之痛遺孫藐然稚也公胡以能逝耶以為有天也而公獲壽僅踰艾其藐焉之孫成未易也以為無天也而公尚有老母有藐焉之孫足嗣也公病且一歲而不聞其破貲而廣醫知以為愛家甚於身不知其虞傷太夫人也余訊問之相繼公必謹書而報有瘳知以為諱疾不知其寬余憂也公既以瘳聞而又云遇所謂異人者膏傅之而病株悉拔余是以翺翔乎洞庭而未及旋乃公奄然而遽殁既不獲視

公之含又不獲奉公之成言以撫其孤而知公惓惓於
易簀者欲有致而不得發嗚呼痛哉公也公節惠之政
不下古循吏僅至一監司而世遂與之軋迫其聽移也
士林望其復出竟浩然而不可奪其謀物提身術足以
長有位不五政而遽歸其專氣致柔道足以長有生望
下壽而不可希然至於口不挂臧否人以為如阮嗣宗
志不戀崇顯人以為如邴曼容與之接者藹乎周公瑾
之醇酒而過其里者恂乎萬石君之遺風名不必隆而

取近實考不必遐而取吉終生既稱順歿亦奚恫嗚呼我有不腆之羞以侑澄酎薦之公腑不必自口公子我壻我女公婦所不能一二盡者公之生前所可自矢而求效者公之身後公而有知爲我肯首也耶尚饗

祭巡撫都御史林公文

嗚呼林公昔在先朝帝驕寠寙爲厲爲妖血牙衡生流毒市朝公衣繡衣斧其膂要孔閣呀𤇆天聰忽昭僣藩陸梁幸客嚚呶鯨鯢既尸魑魅永消公遷中丞以奠南

紀益務寛大與民更始虎而冠者戢其翼趾爬搔疴痒俱大歡喜謳歌仁聲而濩閭里墨吏風解上滑茅靡九所陳奏靡匪國體昔余北還謁公臺端坐削威稜立吐肺肝衄烈褎者先君與蒴雖屈蠅營無垂壁完人亦有言知已寔難越藩之行公困邁軸望而不見我心如惄手編示我後先諫錄霜飛白簡星璀丹牘予寔尾驥謂予弁玉與訃偕來五內傾覆讀弗能章且乙且哭嗚呼痛哉事固難言天攄公才而嗇其全天壽公名而夭其

年授公太阿使掃巨姦尋室其銛秘弗使宣驟子之官驟奪之權世所覩者電光石烟其不朽者高山大川嗚呼痛哉儲胥海江拉然崩矣梁棟社稷舂然傾矣赤幟正論漢壘平矣推轂賢才齊輪驚矣有肴崇俎有酒清矣為序序公公如生矣嗚呼痛哉

祭劉司馬文

隆慶巳巳故少司馬羽泉劉公卒於家明年庚午春二月其友人山西按察使王世貞以便道歸里始獲絜酒

炙雞為文而敬告之曰嗚呼天而無意於世耶則材者不必肅天而有意於世耶則材者必見肅肅者必克終然自其有意無意之際而窺之或始躓而中旋輟或行道而數已窮當公之四十而尚滯學宮困公車也寧何異於馬周之在新豐及其入諫議糸銀臺佐太僕尹京兆而仗鉞於東南者近天下半寔庶幾乎中令之佐太宗人見夫天子之急於貴公以為幸而不知其重於托公者蕭相之未央與諸葛之隆中公一試而黄屋嘗再

試而白羽息以為臣人之偉烈而不知要在於天子之能盡用公然公雖歷官近十轉躋八座而中間用之得盡者不十餘年而遽阨天下猶以用公晚而奪之速以為斯世惜追惟先帝之末造屬明哲之屛斥公優游於水火之政府其賢者固愛公之心而不肖者亦愛公之跡迨泰二之中吉舉百器而陶甄天下得公之心者固邈公以為賢而僅得公之跡者亦念公才而不忍捐蓋公之圓融委暢若流水之行地而其明白洞達若星辰

之麗天公政在越而行在吳今其慫然而社於鄉者稱
鄉先生歸然而廟於官者稱賢大夫公之生死於天地
間庶其不孤也耶尚饗

祭余政周公文

嗚呼當公為循吏於嘉靖間天下莫不知胡以岳伯之
重而卒然見中於單辭中公者亡何而事敗天下方以
公之去為恨而以公之白為快胡快公者終不能勝夫
中公者使公竟老於睚眦彼薦刘之數騰意朝上而夕

報庸胡斤斤然守故典屢以虛名而被躬豈所謂公論
者或在下而不在上抑所謂故典者寛於衆而獨嚴於
公嗚呼道之行也否也行或使之否或尼之公伯寮其
如命何而臧氏子亦奚以為吾獨歎公之才不盡究於
國國不能盡究公之才志士感慨乎毀譽之倒置仁人
惻愴兮民生之多災雖然公歸而政僅一家德僅一鄉
獻納不達于九重月旦不及乎它方造物者猶靳之而
奪公於尚强疇三事大夫疇黄耇無疆昔求伸於咎繇

令將以問乎巫陽嗚呼公貌若嚴冷而即之孚易辭多伉直而緯有藴繳粥粥乎而中有閒斷斷兮而實多技今皆已矣還之冥漠典刑猶在音徽不作元龜何寄史狐何托吾儕小子通家承學獲尚公晚念不數數獨以襟期置之鴈行所欲報公齒吻不忘敢即緦帷敬酹椒漿有涕莫揮黯然神傷嗚呼哀哉

祭學士華先生文

嗚呼世復有言準動繩顜若畫一如公者耶深謀訏算

材梓種漆如公者耶急友崇師飯不虛德如公者耶公以學士顯嘉靖間如椽之筆數勁而天下若以為未究於用及其歸也為德於鄉露雨以時為政於家儼若神祇雖公亦忘其身之弗庸而天下若以為頗見於施蓋公之所欲為者付之及門之弟而其所有待者乃在於象賢之兒人覩公之辭祿而素其封不爵而若寓公非邸而朱其宮以為穹奉厚饗柰何一旦而舍諸而不知石渠之地法從之貴公所得於盛年者固超然其若無

也公真丈夫哉公真丈夫哉愚尚友古昔請得以白香山而擬埒彼其邁世軼塵之度難進易退之節詩則長慶取其宏而巖居取其潔固已易世而殊轍矣若夫山林之歲公輒羸其一紀東亭之為山與蕩口之為水呑八九乎履道之里玉樹者三固不若龜兒之一猶子也彼猶慕兕牽輕海山而不欲歸公令返真之宅彼將御風而莫追矣嗚呼歲在癸卯公以文衡衆凡百三十有五其最少者為貞而髮且種種俯仰存歿能不痛哉公

不朽之寄數借於愚壽石豊珉大書特書而令一觴幽明遂殊愚言倘徵公歿豈徒嗚呼尚饗

又 同門祭文

嗚呼有赫華宗其指幾兆鬱為聞人服休秉要而至於翁尤以文耀中秘萬卷鬱盤厥胸出而試政國賦與戎如刃發硎若流決江惟王議典乃鳩耆學校史蘭臺横經虎幄公於其間五鹿嶽嶽少所齟齬拂衣東歸歸而為德以時樹滋五服之内咸食其施内規外矩行自中

倫鄉有達尊家有嚴君過者必式萬石之門曾是喬齡而誤服食譬彼岱宗黯然失色摧大夫松裂丈人石嗚呼疇福有五誰遘其全至於考終翁始備焉其更贏者多子而賢不朽有三疇其企止曰德曰言翁則居二其未竟者或功而已古稱薦賢厥唯上臣癸卯百士濟濟恂恂益以南宫又若而人布列中外俱稱國楨櫟如濟等亦忝同升以此頌功厥功亦弘有帑在笯有酒在絮睇瞻南雲長路伊阻遠慚南州走慟府主嗚呼哀哉

祭大司馬劉端簡公文

嗚呼某以按察副使事公也公盖撫山東云而是時幸臣司空趙者統天下兵出討倭檄公以三千人會師公第以三千人往而弗身會師也則又責犒公第令有司犒而弗捐撫鏹贖也曰吾撫臣體故爾司空趙恚之甚然莫能誰何公而人主方下詔採青齊礦司農緹騎絡繹旁午公以少礦應則忤旨切責公不得已則少以益礦應礦且盡而司農緹騎責未已某乃具實以狀請公

持之久忽慨然曰礦脈果竭矣人臣而剥民以媚吾君吾弗忍强所無以欺吾君吾弗敢立上書得報可公生平居官大節恵政無慮數十百指而此則某所親得之公者公及某事未半歳而遷欲薦某及今王司馬遴而厄於例不果則數屬代公者曰慎毋失此二人也葢又十餘年而三公九卿舉當為撫臣者公卒以某應嗚呼公有一介不取之守而不見廉以使人名公有百折不迴之志而不見節以使人畏公有推轂賢士大夫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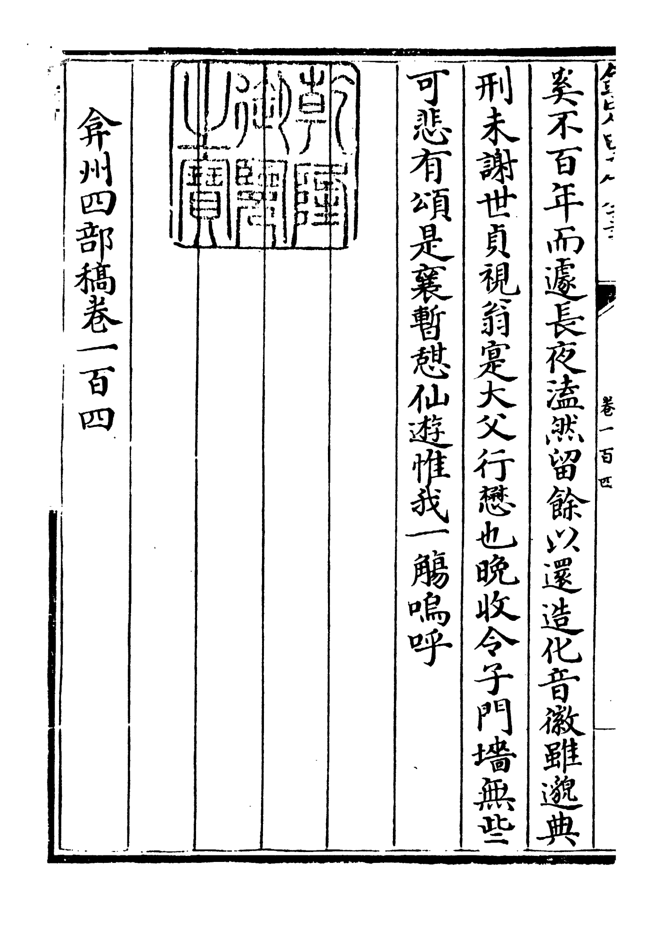
而不見恩以使使人感公有大海納汙之度而不見猶以使人狎其始也雖名為親相知者見而有所不能盡而其終也天下聞而俱信之以故再起再乞休復起卒不起脫然若浮雲之在空而靡所礙藩臬者半海內撫東土治留儲督衛兵六卿之長居其三而天下猶以為未究於用壽至踰七袠而天下猶以為未究於享賜祭予葬易名之典宮師之秩洊下而天下猶以為未究於報何者其信之也某不能棄官而臨公之喪以從執紼之

後又勸於文不能擬招續些以使執紼者歌之且老矣其能報公耶不能報公耶皆未可知也盖聊以寫吾私而已

祭封宫保大學士嚴翁文

嗚呼世所豔稱箕錫華祝得其一者亦足稱福矧翁于兹靡届弗篤翁有嚞婦室而拮据賓饁師檖百指怡愉洎乎雪顛翁尚稱夫翁有令子為帝師輔水鏡東銓氷壺左序洎乎賜金翁尚稱父翁有聞孫履素刋撫嶧嶸

奚不百年而遽長夜溘然留餘以還造化音徽雖邈典刑未謝世貞視翁寔大父行懋也晚收令子門墻無些可悲有頌是襄暫憩仙遊惟我一觴嗚呼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

藝文委蛇規矩洎乎策名翁尚稱祖天書焜煌丹璽殷鮮虹玉圍腰虬錦覆肩歌吹縱考垂三十年虞峰標峙昆湖鏡滙豈其相廬而為畏壘翁若慈母曷不來止覩翁眉宇藹如春融粲茲樹𩑶穆如清風方寸之間廓如霽空行不擇名處不違則稍有居間靡匪解醳退而示人亦無德色于公高門厥身尤戹惟慶登庸已亡萬石惟溥庶幾頗憖禺革自有中國自有人倫自有冑族自有薦紳富貴福澤翁疇與隣嗚呼南箕斂鍔羲暉汜駕